

在“回身”中审视生命和世界

——马笑泉《回身集》中的“非遗”书写

□聂章军

习武之人在刚柔并济中不断回身自省，此为精进之道。一如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，要不断地回身，在当代与历史的交互中，重审我们世代相传的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



文学作品中的「非遗」(之十)

武术也被称为“国术”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，它不止关乎拳脚技术，也融入了道家、儒家、兵家、中医以及中国不同地域的文化。2006年，少林功夫、武当武术、沧州武术、太极拳、邢台梅花拳等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。

湖南中部的新化县、安化县一带被称为梅山，这里有多种文化交融互动，瑶族、苗族、侗族、土家族、汉族等多民族长久以来共同生活在这里。梅山文化的杂糅性，催生了很多独特的“非遗”技艺。湖南回族作家马笑泉的小说集《回身集》，其中收录的作品在展现中国武术与湘西地区“非遗”文化的同时，回身自省，以当代人的眼光重审传统文化。

以武入道：“后武侠时代”的武术传承

马笑泉向来对武侠题材情有独钟。其在早期作品《银行档案》中，便塑造了一位在课堂上看武侠小说的主人公，这其中融合了作者本人在学校读书时的经历。在一篇纪念金庸的文章中，马笑泉写道：“从2016年起，我开始尝试着处理国武这一题材，陆续写出了《轻功考》《宗师的死亡方式》《直拳》《回身掌》等小说。每篇我都竭力寻找新角度，试图挖掘出武侠小说家们从未抵达的意蕴。看起来完全不受金庸影响，其实正是他作品的巨大气场在推动着我另辟一道。貌似渐行渐远，实则那种影响已然内化，如同青春的记忆融入骨血。”

如其所言，一方面，马笑泉的武侠题材小说创作深受金庸、古龙、温瑞安、梁羽生等人的影响，另一方面，他也在新的时代思考着关于武侠小说新的命题。比如在《宗师的死亡方式》中，太师祖是一代武学宗师，靠着一手“猛虎硬爬山”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但在乱世结束后，他的弟子们不能以武谋生，师门逐渐四散；《直拳》里，“尚武精神”的牌匾被换成了“以武养生”，习武多年的门徒，居然打不过不按套路出拳的小流氓；《阴手》中，主角为了复仇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30年，苦练武功，大成之后却死于火枪之下。一言以蔽之，这些小说思考的是在和平年代与法治社会中，武术的传承与意义所在。

对于武术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失传问题，马笑泉在小说中的回应是“以武入道”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武术被当作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，除可以磨炼身体、强健筋骨外，对人的思维能力乃至道德



梅山傩戏面具

和精神境界的修炼也有所助益。这种将武术与文化相结合的观念，正是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之处。回身掌、虎扑、猛虎掌、螳螂拳、八卦掌、直拳、阴手、轻功……《回身集》中对武术的描写，体现出作者深谙武学中的种种套路与门道。也正因如此，马笑泉才写出了“武”与“道”之间的关联。其小说中，有人为了民族大义，放下同门间的意气之争（《回身掌》）；有人学习武功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快乐而充实（《轻功考》）；一代宗师也在晚年感叹，还是有文化好，明白武功中的“理”，才能为门派传道（《宗师的死亡方式》）。凭借功夫快意恩仇的时代已经远去，但中华文化中的侠义与道永在。

梅山巫傩：对自然的敬畏

马笑泉是湖南隆回人，隆回地处梅山文化的腹地。这里尚武崇文，深受巫文化影响。几千年来，各民族在梅山杂居融合，形成了很多独特的民风民俗。梅山一带最初是蚩尤部落的所在地，蚩尤也被认为是苗族的祖先，与皇帝、炎帝并称为“中华三祖”。一些地方的苗族至今仍保留着祭祀蚩尤的节日，如贵州丹寨县的“祭龙节”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按马笑泉的话说，梅山文化是他写作的精神原点。他曾在访谈中说道：“在梅山文化的认知传统中，‘万物皆有灵’。一块石头，一棵树木，它跟人都是平等的。这一点就有点接近于庄子的‘齐物’，人不过就是万物中的

一种而已，没有必要刻意把自己看得太高。它培养了一种对世界的敬畏感。”梅山文化对自然的敬畏，集中表现在其巫傩文化之中。

早在《巫地传说》里，马笑泉便以奇人异事来表现湖湘的民间文化。《回身集》中的《赶尸三人组》《水师的秘密》两篇，讲述了梅山独特的巫傩文化。《赶尸三人组》中，作者对所谓“赶尸”的真实情况作了考据；《水师的秘密》讲述了民间“水师”的神奇事迹。所谓“梅山水师”，指的是当地以水为工具治病救人的郎中，也指一些“炼水”的所谓“巫师”。小说中具体描写了正骨术与种种“作法”仪式，其中梅山傩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与祭祀蚩尤、祭祖祈福有关；“柔骨术”也是梅山的“非遗”之一。在如今的时代，曾经的种种神秘现象渐渐都有了科学解释，对于传统中的封建迷信自然要摒弃，不过其中敬天法地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，仍然值得我们思考。

生命中的回身

国家级“非遗”八卦掌中有一式名为“回身掌”，按照马笑泉的话说：“回身，是一个看似优雅和谦退的动作，但当中往往潜伏着果决与凌厉，接下来的一击可能立判输赢，甚至立见生死。生命中的回身则蕴藏着更多含义。”《回身掌》是一个关于放下执念的故事。薛师傅早年挨了二师兄一记回身掌，负气出走。之后他苦心修炼，赌气想要报这一掌之仇。在大师兄的劝说下，薛师傅终于明白，原来二师兄用回身掌，是在等他朝一日浪子回头。拳脚上的输赢是小节，传播功夫、报效国家才是大节。

中华武术在防身健体之外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层面的意义，这也是今日中华武术之传承所要深挖的东西。中国古代戏剧小说中的拖刀计、回马枪，之所以为人所津津乐道，正是因为其中的以退为进、以柔克刚，切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。习武不是为了好勇斗狠，而是在一招一式中感悟生命与世界。回身是姿态，也是选择，习武之人在刚柔并济中不断回身自省，此为精进之道。一如我们今天对待传统文化，要不断地回身，在当代与历史的交互中，重审我们世代相传的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（作者系河北大学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青年教师）



回到会馆后，他即闭门不出。当初因衣着寒酸，既不读读书，也不像生意人，又无人引荐，门房想把他挡住。但不知何故，被他两眼一照，竟觉气馁，任他进门，还见了执事。执事见他气质非同寻常，加之听口音便知非同寻常，而且与自己同乡，例行询问后便客客气气地请他登记了。见他一笔小楷写得端正，暗自点头，事后特意叮嘱长班每日送壶热水到他房中，不可轻慢。现在他喝了两口已经半温不凉的水，从怀中取出回时顺道买的两个大饼，慢慢地嚼。每一口都嚼碎了，几乎不用吞咽就化入体内。这大饼做得厚实，芝麻葱花统统不放，近于原味，最中他心意。他以前喜欢吃香喝辣，但这些年口味日趋清淡，食物中佐料越少越好。年少时听师父说，要能把菜嚼出鱼翅滋味，才叫会吃。那时听不明白，现在已经懂了。两个烧饼入肚后，便含口水漱了漱，这水并不吐掉，而是咽了下去。他又坐了半炷香时间，才起身缓缓走动。绕了一炷香的圈，便打开包袱，取出拳经。上面的每个字、每幅图都已刻进心里，自信默写出来，是分毫不差，他每日却还要拿出来翻翻。这是师父手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和自己每人一本。赠物如赠人。师父文武双全，处事有方，本门是在他手里才立足京城的。义和团进来的时候，他还德当地守着拳馆。等到李中堂和庆亲王奉太后旨意与洋人议和，师父突然带着大师兄连夜遁出京城，临走时命二师兄主持本门事务，自己从旁协助。事情平息后，其他门派又重新活跃起来，二师兄却约来本门弟子，场面上的事情一概不参与。自己觉得二师兄过分小心谨慎，有意无意间便在他面前嘀咕几句。二师兄却充耳不闻。嘀咕得多了，他便带上自己去寻找师父和大师兄。从口外转到山西，荡了两个月后没有头绪，只得返回。在家客棧中自己

又议及本门事务，二师兄无法回避，又不肯改变做法，便起了争执。言语往来之间，二师兄勃然作色，猛然一个回身掌，把自己从窗户中打了出去。他放的是长劲，自己虽然跌得狼狈，却没受内伤。爬起来后，心知气势已挫，再上去动手，赢面很小，只得含恨离开。晃荡了几天后，身上盘缠渐尽，便上了五台山，寄居在一个大庙中，把头剃光了，也没受戒，只干些砍柴挑水的杂务，闲时锤炼功夫。这样非僧非俗地过了十年，直到自觉功夫已大成，才向监院和典座告辞。监院竟把他引到方丈处。方丈是临济宗高僧，却不尚机锋，以禅定功夫闻名僧俗两界，平常极少开口。他相貌跟师父有几分相似，虽然从没搭过话，见面却生亲近之心。方丈说，我虽不知你来路，但看出你根器颖利，心志专一，可惜缘分不在佛门。你下山之后，要跟在山上一样，把心放在该放的地方。有些事，能化解就化解。你的气象是能做万人师的，只要待人平和即可。说完后，不待自己开口，便囑监院送笔盘缠。那时方明白，自己能够在此栖居十载，实是拜他所赐。正想跪下磕头，方丈却已起身，转入内室中去了。现在想来，他是能预知自己的念头，避而不受，真乃高僧大德。此事如能了，定遵他所嘱，把心放平，只是踏踏实实练功夫，再教授几个心地诚笃骨骼上佳的弟子，也算不负师父所传，半生所学。

看了半个时辰拳经后，他又起身走动了会儿，才面朝东方，准备站浑元桩。当年追随师父练拳，第一年就是站桩，一个浑元桩，一个托枪式。别的拳馆同期进去的人整套的拳都打得滚瓜烂熟了，自家师兄几个却还在站桩，以至于有人嘲笑他们是不是站傻了。二师兄一声不吭，大师兄和他却按捺不住火气，跟他们对骂起来。若非师父场面上吃得开，和其他门派的师傅交情都不薄，还真会酿成事端。

评论

琴声心语诗草原

——评陈晓雷小说《琴河流过草原》

□蓝 籍

读罢蒙古族作家陈晓雷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2024年第9期的小说《琴河流过草原》，被作家营造的诗意氛围深深感染。这是一篇反映草原教师生活感情的优秀作品，根据小说的写作方法，可以称之为“意境小说”。

形神兼备的艺术形象

《琴河流过草原》的艺术魅力，主要来自李加老师这一形象的立体丰满、形神兼备。他是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草原的中学教师的典型形象。

从生活方面看，李加老师是一个血肉丰满、栩栩如生的“小人物”，是一个热爱家乡、感情丰富、多才多艺的普通人。他一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，没有辉煌的业绩，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奖励。他的价值不在于他者的认可，而是体现在立足本土、勤奋耕耘、以身示范、培养出了懂草原、爱家乡、事业成功、有人文情怀的好学生。感情方面，他和斯琴志同道合、情趣相投，可斯琴后来远走他乡，空留李加遗憾忧伤。后来他结婚又离异，带着女儿生活，晚年寄居女儿家，晚景凄凉。李加的失落，有来自人性层面的爱而不得，更有来自更深层次的情感失落。斯琴的离去，对他而言不仅是失去女友，更是琴瑟和鸣的琴弦的折断。他失去了知音，热爱草原的情怀无处倾诉。

从职业角度看，李加是一位热爱本职工作、教育有方、用心培育学生的优秀教师。他物质生活贫困，但对学有求必应。联欢会上，他用二胡潜移默化影响学生，“全班同学被李老师的琴声陶醉了”“我们的心都奔跑到了草原上，有绿草、有鲜花、有马儿跑、有云儿飘、有鸟儿叫”；他

充分调动起学生的情感和想象，让学生对音乐产生兴趣，这是学生们最初的审美体验。“我”钢笔字写得不好，李老师把一本小说草稿给“我”，让“我”照着练字。也就是通过翻阅这本小说草稿，“我”发现了李老师和斯琴老师初恋的秘密。

“我”的形象特征是勤奋好学、才情出众、心怀感恩，是在李加老师精心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作家。“我”第一次去李老师家，就对玻璃油画和二胡产生了兴趣；“我”着迷于老师的字体，斗胆去老师家借出小说草稿，每日临摹；“我”被老师的自拉自唱吸引，缠着他教“我”拉二胡。正因为遇见良师，“我”的艺术天才才得以被发掘。日后“我”也念念不忘恩师，时隔30年，“我”出新书还想着给老师寄去一本。

作家综合运用了语言、动作、心理、细节描写等多种方法塑造人物形象，还从环境入手，探究了人物命运及思想性格形成的社会原因，既展现了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也表现了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。

情景交融带来的意境美

“文贵远，远必含蓄。”《琴河流过草原》的另一个显著特征，就是诗美意境。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，共同形成了小说的自然人文生态系统，对凸显主题、刻画人物起到了烘托和映衬作用。

琴声传达心声，小说最巧妙之处就在于把“琴音”和“心声”融合在一起，流淌成一条蜿蜒的人文之河。“琴声心语”首先表现为家国大爱：在联欢会上，全班同学合唱《东方红》，那日娜领舞《我爱祖国大草原》，李老师二胡独奏《草原上升

起不落的太阳》，李老师讲授毛泽东主席诗词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。这些爱国主义内容，对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，也突出了作品的时代风貌。

故乡之爱和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，主要表现在李加与斯琴的“二胡的故事”，以及李加与那日娜的“琴歌和鸣”。李加对二胡情有独钟，经常自拉自唱，因为他内心隐藏着对斯琴的爱与思念。李加第一次去斯琴宿舍，斯琴满怀深情拉了一曲二胡曲，她进入了“辽阔的境界”，而他“被陶醉了”“流泪了”，两颗年轻的心撞击出了火花，草原音乐让他们的情感世界产生了共鸣。斯琴离去后，李加经常来到河畔拉琴，那条自然的小溪便有了感情，有了文化，有了奔流不息的历史内涵。这条蜿蜒流淌的“琴河”贯穿全篇，成为小说真正的主脉。

在班会上，那日娜“深情地用蒙语唱了一首当地蒙古族民歌《骆驼羔对话歌》。她的表情从平静、严肃到忧伤，“两行亮晶晶的泪像雨后草地的溪水，无声地漫出来”，“我第一次感受到忧伤融入民歌的魅力”。音乐这种游鱼出听、余音绕梁的艺术魅力，悄然拨动了学生们的心弦，使他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民间文化的魅力。全班野游时，李老师坐在柳树倒木上，独自拉着二胡，那日娜走来，轻轻靠在李老师身边，唱起那支忧伤的歌，琴声与歌声融合在一起：“河岸的歌声，飘向草原，飞向远方。”

作家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草原景物，对表达人物心情、渲染环境气氛起了重要作用。草原上的“嘎洛图”，水草丰沛、天鹅翩跹、大雁起落，溪水唱着歌流淌，一派原生态的自然风貌。李加、斯琴、那日娜和“我”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了人与自然相融合的观念，懂得了人的渺小，对大

自然心存感恩。

小说景、情、人合为一体，“野游”一节最为抒情。太阳西坠，李老师拉着曲子，“那优美的琴声，让人异常心醉”，“悠悠恋恋，缠缠绵绵，恰好同银光闪亮的河畔、金褐色的远山、嫩绿绿的草原，相依相融”。这是一幅美妙的原野风光图，是醉人的牧歌场景。在这里，作品完成了诗意描写，也完成了主题表达，产生了独特的美学价值。

人物关系和情节设计的精巧

作家用艺术思维对生活素材进行了精心提炼和加工，确立主题思想、设置形象体系、安排结构布局，使小说很好地完成了生活素材到艺术作品的转化。

小说题记引用了呼伦贝尔蒙古族民歌，既划定了人物活动的环境背景，也布设了人物成长的文化场域。小说以倒叙开篇，交代了人物关系，铺垫了后续情节。作者以“我”的观察与感悟为叙述主线，展开对主要人物的描述，同时使用“他者”的叙述视角，从不同角度呈现主人公的不同面貌。

小说对人物形象的设计主次分明、错落有致。李加老师的外形、心理、性格，都得到了充分展示，次要人物如两位女性的出场，也各有设计。斯琴的出场和李加对她的思念与呼唤，是在李加的小说草稿里，是过去时；那日娜的出场和李加对她的特殊感情，是在现实中，是现在时。斯琴是美丽的梦，让李加留恋；那日娜是身边泉水，滋润李加干涸的心灵。李加与两位女性的感情线索忽隐忽现，相辅相成。斯琴出现在“小说

的草稿里”，这是作家找到的一种新的叙述方式，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斯琴和那日娜一个藏在幕后，一个走到台前，形成如影随形的复查效果，起到了加重感情、分明层次、加强节奏的作用，营造了小说浓厚的情感氛围。

小说还使用了对比和衬托手法，描写了斯琴、那日娜与冯竹三位女性不同的性情和生命色彩，呈现出作家较强的刻画人物的艺术功力。斯琴的生命色彩是红色，她是冬季的红梅，坚韧挺拔、傲然绽放，心怀大爱，勇于抉择。两人在精神层面深度契合，可谓灵魂伴侣。那日娜的生命色彩是蓝色，她是草原婷婷袅袅的马兰花，亭亭玉立、单纯深情，是“爱的使者”。相比之下，冯竹的生命色彩是灰色的，她仿佛一支灰毛风铃草，狭隘、冷漠、妒忌，人生没有寄托。三位女性有其各自的选择与生活轨迹，其命运走向及结局，符合过程规律和内在逻辑，底层逻辑便是她们的理想信念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不同，决定了她们不一样的情绪反应和行为习惯。

作家还精心设计了小说结尾。“我”去给李老师说还小说草稿，李老师没有收，让“我”拿着继续练字；他还把二胡送给“我”，让“我”买一根琴弦换上。老师与学生的承袭关系至此达成，老师的理想和生命将在“我”这一代延续。这种延续一脉相承、浑然一体，尤其是“换弦”的提示，意味深长，指向未来，暗示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新生力量必将在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更高的能力和成就。

总之，《琴河流过草原》结构精巧、情感浓烈、真切自然、意蕴深远，体现了一定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。

（作者系呼伦贝尔学院教授）